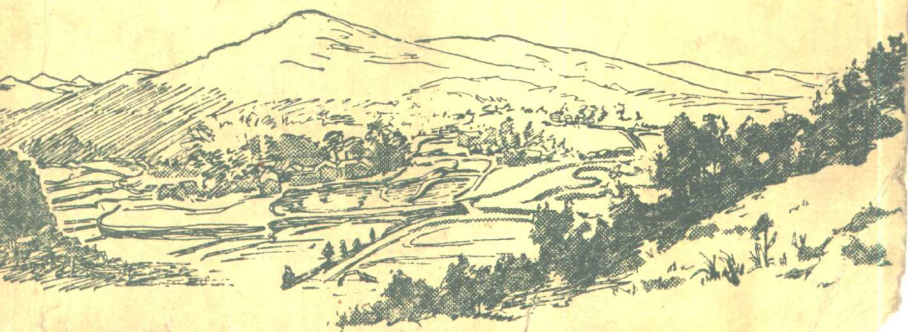


醒了的山庄

王 松 著



醒 了 的 山 庄

王 松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六 年 · 北 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是描写農業合作化运动中反对富農破坏的一个中篇小說。故事內容大致是这样：四川某山区的一个村庄里，一个穿着中農外衣的富農反革命分子，鑽到合作社內部來，伪装積極，当了生產委員。他利用社長的資本主义自發思想，騙取了信任，大肆進行各种陰謀活动。如破坏蓄水塘，陷害幹部，煽动羣众退社等等。他用尽各种手段，想把合作社搞垮。但是，在区委書記的親自領導下，發動羣众，依靠骨幹，經過一場激烈的斗争，終於把这个奇怪的“中農”的真正面貌徹底揭露出來，取得了勝利，把合作化运动向前推進了一步。

責任編輯 龍世輝

責任校對 程 穗 封面設計 孙如一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

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号535 字數118,000 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 $6\frac{3}{4}$ 插頁2

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0000

定價(6) 0.60元

目 次

一	影子	1
二	騷動的夜	11
三	被趕出家的人	19
四	在社長家裡的爭論	28
五	退社的迷	36
六	歧途	46
七	遭遇	52
八	往事	67
九	不速之客	96
一〇	水塘子審問記	113
一一	夢	120
一二	回家	126
一三	黑夜和早晨	130
一四	和單千戶王老漢在田里	142
一五	唐寡婦之死	149

一六	誰的過錯	166
一七	鄉長和科長	175
一八	活躍的青年們	188
一九	社員代表會	199

一 影子

今年春天比往年都來得早，山庄周圍的梨樹，早就盛开着雪白的花朵，把十來戶人家和屋旁邊葱葱綠綠的竹林都包了起來，就像冬天的雪景一樣。

庄里的人也比往年忙了。去年統購統銷一結束，打石村就建了社。一轉春，社里就佈置選種、浸種、犁田、耙田，把社員們忙個團團轉，人人都起早貪黑地搶着做活。

天一蒙蒙黑，孫玉仙從田里起來，褲腿都顧不得放下，就急急忙忙回家煮飯。飯一吃完，她男人沒說一句話，悄悄出去了。她給娃娃餵完奶，把娃娃放上床，扣起衣服，才把掛在牆上的燈點着，餵豬去了。

豬欄在灶屋后面的菜園子里。園子有兩三丈寬，種的盡是瓜瓜豆豆。三面圍了一道矮矮的木欄杆，只要用手一攀，人就可以爬進來。孫玉仙提着燈從灶屋里出來，腳剛踏進菜園，一個黑影子猛地从豬欄後面閃過，直往木欄杆奔出去。她哎地叫了起來，往後退了一步，

手上的灯滅了，油倒了一身，她嚇得急忙轉身奔進屋里去了。

可憐这个只有十八九歲的女人，嚇得心突突地跳个不停。难怪今晚上猪還沒听见她的脚步声就叭叭叫了。她最初疑心是來偷猪吃的狼，或是偷雞的狐狸。因为这一帶山上，解放前，天一黑就常有狼、狐狸、野猫下山偷猪偷雞吃。只是解放以后，村里組織了打獵隊，野獸再也不敢下來了。而且那影子又明明是个人的影子。

“难道是‘棒老二’^①？”她一面弯下腰餵猪，一面問自己。一想起“棒老二”，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。要是真的是“棒老二”，把她綁了去咋办呢？不过，她又安慰自己，解放四年了，哪里还有“棒老二”呢。

“莫去想，莫去想，費这种神。”她用力低下头餵猪，心里对自己喃喃道。也許这样会好过一些，就像自己并不是一个人一样。但是，过了一陣又什么声音都沒有了——她再也找不到別的話來对自己說了。她怯生生抬起头，想悄悄再看一看黑影子还在不在。但不知咋的她忽然想起了她男人，不覺笑了，胆子也大了起來。原來前年冬天她才和刘振富結婚，要不是生了一个娃娃，他倆自己还是个娃娃哩。尤其是刘振富，这陣还是又淘气又頑皮的一个小孩子。晚上开会回來，不是悄悄躲在

① “棒老二”，沒有槍的小土匪。

門角角里嚇她，就是故意學些貓叫狗叫，嚇得她怪叫起來，他就笑了。想起這些，就像蜜汁滴在她心頭上，她相信，那個黑影子就是他，故意來嚇她的。她禁不住笑出聲來罵道：

“這鬼東西，總是沒得一點正經。”

餵完豬，她回到屋裡來，心裡就想：報復他一下吧！——也嚇他一次。正想着，門却嘎的一聲被推開了，一陣風呼呼地撲了進來。她把燈光往旁邊一晃，避開了光線，才看清進來的人，就是她男人劉振富。他氣呼呼看也不看她一眼。裝得好像呀，她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起來。再望望他那瘦長的臉繃得緊緊的，圓圓的眼睛，像野貓一樣發亮。就像和誰剛生過氣一樣，往草墊上一坐，不說一句話。她心想：你裝我也裝。於是，她也板起個臉孔，正想教訓男人，却忍不住翹起個嘴巴，變為嬌嗔的責備了：

“你呀，你這死鬼，娃兒都快長大了，還有心鬧着玩。”

劉振富愕然抬起頭，張開嘴巴。他總是這樣，沒辦法了，就張開個嘴巴。

“你說啥？”

“問你！”

她的眼珠一滾，瞪了他一眼，提着燈進灶屋裡去了。

刘振富呆了一阵，从裤腰上拿出竹桿做的烟棒棒，便呼呼地燒起烟來了。他多么想把心头的煩惱和烟一齐吐出去啊，为了合作社的事，他和生產委員李龍民吵过多少次了，投資問題，工分問題，副業問題……今晚为了社里新修的水塘子漏水的事，又和李龍民嚷了起來，这事使他心里觉得非常难过。

事情是这样發生的：有一天做完活路，他和陈家祿一路回家，他們繞到山腰門，經過水塘子，忽然听見水塘子的水漏得叮噹响。当时天已經黑了，也沒有看看哪里漏，回來就向生產委員反映。李龍民驚訝地回答道：“啊，漏水呀？我还不知道呢，等我去查看一下。”一查看就是三四天，水还是叮噹地漏，他去問生產委員为啥不修。这次李龍民却笑呵呵地回答道：“刘振富呀，我在社務委員會上表揚了你哩，嘿嘿，人人都說，要向你學習。”刘振富的臉被說得热辣辣發燒，心里很不好过——难道我刘振富就是为了要你表揚才反映情况的嗎？問他什么时候补水塘子，李龍民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：“老弟，莫急，說起來我的担子比你還重。噯，好在水漏得不大，要补，一定要补。”就这样含含糊糊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他把这件事說給孙玉仙听，她翹起个嘴，反問他：“你是生產委員还是社長？”他沒有开腔，又走去找社長。胡社長皺起个眉头，半天不說話，后来吞

吞吐吐說了一句：“社里計劃要改變了。”咋个改變也沒說，就叫他回來和李龍民商量。他嘴里沒說，心里却很生胡社長的气，胡社長看出來了，等他走出門，還追出來對他說了一句：“振富，辦社会主义不能急。莫要急躁冒進，慢慢來。”哪里“急躁冒進”呢？難道“急躁冒進”這塊牌牌，就一輩子掛在他身上了嗎？他的一舉一動胡社長都叫“急躁冒進”。要怎樣才不叫“急躁冒進”呢？最好什麼事都不管，就不急躁冒進了。可是，難道由他們把合作社搞成什麼樣算什麼樣？不！一個青年人耿直的性格，一顆追求着美麗生活的青年團員的心，不允許他這樣做。就以這個水塘子來說，這個山區，往年，哪年不缺水，秧子不到立夏就栽不下去。“夏至忙忙，點火栽秧”，這還是好年成；遇着天旱，俗話說，“立夏不下雨，犁耙高掛起”，一年也就完了。去年說是建了社要挖水塘子，十有八戶都入了社。塘子挖好了，積了滿滿一塘水，眼看今年能得到丰收，人人都心歡意樂，這一下水塘子忽然漏了，叫人的心咋會不辣疼。這陣又說改變計劃了，改變什麼計劃呢？難道能夠不種田嗎？他猜不透，摸不着。

一回來，見院子里圍滿了人，這一堆那一堆，正在紛紛議論着什麼。他一聽，原來羣眾正在議論合作社，幾個青年積極分子在一邊干叫：“這是關係今年全社的收成嘛，能不修嗎？”“合作社能不能办好，就要看這

水塘子啦。要不是想多打粮，当初就不入社啦！”“对呀，哪个还去挖塘子呀。”他站在一边小心地听，这边有几个人在抱怨了：“唉，說空話有啥用，人家盖办公室重要。”“哼，还說哩，撒秧我还没得到一个分哩，生產委員硬不派工給我，今年吃啥？”“哪个說沒有反映过，权掌在人家手里，你再反映，他不罵你算好事。”有的人坐在一边，干脆不开腔，坐在他門前燒烟的單干戶王信芳老漢，干笑干笑的，風風凉凉地嘲笑道：

“我早料到了，大众的牛瘦，大众的堰漏，你們不信！”接着就咯咯咯笑了起來。

刘振富一听，心里比刀割了还痛。咋个給單干戶來笑話啊。可是，合作社却又真的存在这样多問題。谷种的事叫人够伤腦筋了，評分的事也弄得社員們很不愉快，現在又鬧出一个水塘子漏水的問題，叫人咋不心煩。但自己是青年團員呀，当初是咋宣傳合作社的好处的呀。这一想，他又昂起头，挺起胸，对大家喊道：

“哪个說大众的堰漏？問生產委員，为什么不休？”

“对，問生產委員！”

“那是全社的命根子哪！”

有人一帶头，就一个个附和起來！接着一个个都站了起來，向李龍民家門前拥过去。有些怕事的人手上提着烟棒，呆呆地望着这些人。也有些人急忙縮回家里

去了。但也有人聽見院子裏的吵鬧聲，從屋裏走了出來。劉振富剛跳上石階，李龍民就拿着煙棒，從屋子裏出來了。劉振富就問道：

“李龍民，你是想把合作社整垮還是咋的？”

“你咋個不修水塘子？”

“是呀，咋不修……”

“這是全社的利益……”

“……………”

人們你一句我一句，一下子都叫嚷起來。李龍民一看勢頭不對，他很快瞪了劉振富一眼，接着就對羣眾笑容滿面表示好感。等到羣眾的聲音快停下了，他的臉色又變了。先皺了皺眉毛，立刻顯出一付苦臉，好像十分委屈，卻又有点生氣，好半天才說出話來：

“呀，大家誤會了，誤會了！我哪裏作得主呢？唉，唉，我也向胡社長反映過好几回啊。可是，人家，唉，嘖嘖……”

“你們改變了什麼計劃？”劉振富突然問道。

“計劃？不知道呀！”

人們望着李龍民，好像都在問：究竟改變什麼計劃？李龍民一時呆住了，但眉毛一皺，立刻就清醒了過來，接着就坦然地把話一轉，向羣眾訴述道：

“大家也在这里啊，有眼看得見的，不是我不修啊，這兩天社里正在撒谷子，哪裏去調工修水塘子嘛？

工作也該分个緩急嘛。”

這幾句話顯然打動了一些人的心，後面的人，都把頭低下了，有的人還點著頭表示同意。甚至劉振富一時也找不出理由來駁他。李龍民看准了這點，胆子就更大起來，緊接著說：

“這兩天要是不撒谷子，谷雨淋淋，忙个不停，立夏一到，田地無情，恐怕社里的人也會不答應。那陣大家又要鬧：‘生產委員，咋個還不撒谷子，你想把農業社整垮嗎？’唉，咋個你們就不相信社干呢？”

被他這樣一說，有的人同情地笑了。確實社干也難做啊，人多嘴多，要合每人的心意，硬是困難哩。但幾個青年人，都望著劉振富，像問他：這下該咋辦？

“這一說，水塘子就不修啦？”劉振富硬梆梆問道。

“修，修，咋會不修。”李龍民立刻回答道，像起誓一樣。“大家看著，保證修好。”

事情就這樣拖下來了。這下谷子撒完了。眼看這十來天都是晴朗朗的，羣眾又急起來了。處處都在噦噦喳喳地議論，要是到栽秧的時候老天不下雨，水塘子又還在漏水，不說秧子栽不下，怕秧子還會干死哩。只是干著急啊，沒有一個社幹過問這件事，眼看著今年又要像往年一樣，白歡喜一場。白天，劉振富又到水塘子去看了一次，見水落下有一寸多了，心里更是焦急。晚

上，他又硬着头皮去找了李龍民，沒想到李龍民却狠狠地把他罵了一頓：

“你光知道水塘子，水塘子，你不曉得社里有多少事。你以為只有你關心社，別的人都是木头。你這不是故意尋氣找惱。”停了停，他改變了口氣，諷刺道：

“人家是社務委員，你算是哪一項委員？”

把劉振富氣得臉紅耳赤，一句話說不出，一時手脚都不知擺在哪里好。心裡卻生氣了：哼，難道我想做社務委員嗎？不做社務委員就不能管社里的事嗎？這個社不單是你們幾個社務委員的。但每當他心裡急的時候，就什麼話都說不出來。

“你是一個青年團員，”李龍民的態度變得似乎和氣了，像是誠誠懇懇地批評道。“要是你真的關心社，見水塘子漏了點水，就該自己去補起來，何消來反映這反映那，還鬧起羣眾來和我對立，這不是有心破壞領導是啥？”

這一來，劉振富哪里忍得住，他鼓起眼，怒沖沖扭頭就走。

出得門來，心煩意亂，他不想回家，想找個人，把心裡的悶氣都吐出來。原想去找李朝新，走到他門前，又覺得沒意思，為什麼心裡一點事都裝不住呢？又轉過身，一時不知該往哪里去。呆了一陣，覺得該找一個冷靜的地方坐坐，於是，他往院子外面走去。

他独自一个人坐在竹林外面的石塊上。四周圍一片漆黑，天上連星星都沒有，山野也熟睡了，靜悄悄的，一点声音都沒有。

現在，他略为平靜了，便开始回味李龍民剛才說的話。虽然李龍民是惡意的罵他，不过，一想起來，也有些道理，像他說：“你是一个青年團員，你要是真的关心社……就該自己去补起來！”就說中了他的缺点。他覺得這句話喚醒了他隱藏在心里的什么，他对自己說：“对呀，为什么就沒有想到自己去补呢？一个青年團員，自己能够做的事为什么不做，难道还想社里計工分，报功劳？檢查起思想來就是有些不对头。”这样一想，他心里就不安起來。他是个性急的人，站起身便匆匆回家去了。

他坐下來，从腰里拿出短烟棒，燒了口烟，越想覺得越不对头。“怕这陣已經有人在背后笑我是个假積極了。”他用力把烟棒往地上一敲，站起身，奔过牆边。一手把烟棒插回身上，一手就把牆上的鋤头取了下来。这时孙玉仙从灶屋里走出來，一見他去拿鋤头，就驚訝地叫道：

“你要幹啥？半夜星光的拿鋤头。”

“修水塘子去。”

“就是你一个人去嗎？”

刘振富沒有回答。便往門外走去。

“等下。”

女人匆忙奔進房里，給男人拿出一件衣服，赶出來，披在他身上，他默默地走了。

她倚在門上，呆呆地望着男人的背影。心想：这半呀，想要幹什么就幹什么。她正想轉身关門，突然聽見男人在黑暗中喊了一声：“哪个？”她一悸，彷彿又有一个黑影子在她面前閃过，心便砰砰跳起來，屏着呼吸，專心听着，等待着……

“要發生啥子事啊？”她喃喃道。

二 騷動的夜

進房后，原想补一件衣服，拿起針線往灯前一坐，不知什么緣故，却呆呆望着黃橙橙的灯光，心里無緣无故地惆悵起來。她覺得很累，眼皮被什么黏了起來似的，很想睡。只是，躺上床又心煩意乱，上眼皮連連跳了几下，仿佛要發生什么事似的。

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，又不知被什么声音驚醒了。她突然坐了起來，兩眼惺忪，像是还在做夢，急忙揉揉眼，一时也看不清，却又分明聽見外面有人在叫喊什么，喊声里还夾雜着女人的哭声。她驚慌地爬起床，不知是冷还是心慌，全身發起抖來。正在穿衣服时，門又被拍得砰砰地响。这就更叫她心慌：到底出了什么事

啊。

鞋子還沒穿好，她就慌忙提着灯奔出去了。走近門边，她又畏縮了，究竟出了什么事，能開門嗎？犹疑了一陣，嘴里又低声問了一声：“啥子？”但不見有人回答。門还在响。这时，她不免想起振富，他在家多好呢，偏他出門去了。但時間不允許她再猶豫了，她終於下了决心，把門开了。剛一举起手上的火，一陣風就把灯吹滅了。但就在这灯光一閃之間，她看清了，站在最前面的是周明德。其他就一个也沒有看清了。只見黑压压的一片人。

“刘振富呢？叫刘振富出來。”周明德憤怒地叫喊道。

“他？”她惶惑了，究竟出了什么事呢？他难道做錯了什么事？她吃吃地答道。“找他？他，他，他修，去修水塘子去了。”

“喂，逃跑啦，真的逃啦。”一个嘶啞的声音叫道。

頓時，人們騷动起来，往后退了些。但是究竟發生了什么事呢？一个女人在外面咒罵什么，另一个女人在嘖嘖地叫，一个娃娃忍住了哭。在另一角，有人在低声談話。

“究竟鬧啥？这还不是地主階級誣賴好人。”

“是呀，刘振富哪个还不知道。”